

敦煌遗书

冯玉雷 著



作家出版社

敦煌遗书

冯玉雷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敦煌遗书/冯玉雷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9. 7
ISBN 978 - 7 - 5063 - 4815 - 7

I. 敦… II. 冯…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18287 号

敦煌遗书

作 者: 冯玉雷

责任编辑: 雷 容

装帧设计: 九州博雅创意艺术设计室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谊兴印刷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70 × 240

字数: 500 千

印张: 28. 25

版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4815 - 7

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敦煌书写

——序冯玉雷长篇小说《敦煌遗书》

赵毅衡

甘肃作家冯玉雷，十多年来致力于写同一个题材——敦煌。据我所知，这是他写敦煌的第三部长篇：1998年的纪实体小说《敦煌百年祭》，2006年的长篇小说《敦煌·六千大地或者更远》，然后，他就静心磨剑，写出这本《敦煌遗书》。没有人如此写过敦煌，恐怕，今后也不会有人敢如此写敦煌。但《敦煌遗书》确实是敦煌自己的书，冯玉雷用他奇特的小说创作方法延续两千年来绵延不绝的敦煌书写。

这个沙漠中荒凉的绿洲，在玉门关西却并不孤悬漠外，它正好是汉文化向西的出口，希腊印度中亚文化东来的入口，注定成为几大文明拥抱的地方。然而这样的交会地点全世界还有好多：如近东与地中海邻接的巴勒斯坦，帕米尔兴都库什山的开巴尔山口，天山喀什山口。敦煌之所以成为敦煌，是因为它不只是一个交通隘口，不只是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中亚东亚十字路口一个书写的地点，一个从事艺术的地点。当年玄奘印度取经，往返都在敦煌或邻近地区住下静修，像站上跳板一般做最后准备。敦煌用一千多年壁画、塑像，用羊皮卷、绸卷、纸卷，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少见的持续性的艺术会。但是在这之前，神话已经在敦煌汇合，在这之后，艺术又在敦煌延续。

第一次敦煌书写，是洪荒初开混沌，诸神创世，人类问世，飞天散花，天地狂迷人神不分的欢欣境界，后有王朝兴替起伏，仪式美奂美轮；第二次敦煌书写，意象开始获得文字形体：才有得道高僧大师诠经作书，才有各种文字中的雅俗人生，才有《维摩诘经变文》中铺陈张厉的淫女队列。凭着神迹，所有我们现在称作艺术的东西，都汇集到这个沙漠中的小小绿洲，置放鸣沙山的洞窟中：敦煌似乎是把世界和人类艺术化的最好地方。第一次敦煌艺术是开天辟地的诸路天神，第二次敦煌艺术创造的是想象世界的各族英雄。

明代封嘉峪关，敦煌才被弃遗在沙海里，被忘却在几百年的世俗琐事之中。只有一些偶然路过的放逐官员，一些流亡者失魂落魄的眼睛，曾经从路上投来漠然的眼光。二十世纪初，敦煌突然被欧洲人“发现”，实际上是十九世纪全球地

图画尽不再留空白的必然结果：俄国人越过西伯利亚进入中亚，英国人从阿富汗北上，法国人从中印半岛探向北方，阿古柏的叛乱，左宗棠的西征，敦煌成为各种力量会合的地点：现代性的手指无情地把敦煌这个沉睡的美人撩醒。就在二十世纪的第一年，流沙坠落，洞壁光开，露出了珍藏多少世纪的五万卷经书，岂是偶然？冯玉雷小说中的斯坦因发现民歌中唱的神秘数字 2651900，竟然是藏经洞揭开面纱的日子，悚然醒悟，他和周围的人都“落入了历史的圈套”。在人头拥簇战乱频起的现代世界，这些文卷已经无法静静留在荒漠尘埃之中。敦煌文献大约六分之一到了伦敦，六分之一到了巴黎，日本人俄国人在当地民众中收购达六分之一，其余六分之一流落于民间，或者已经当做取暖木材烧掉。终于，行将覆灭的紫禁城也采取了行动：六分之二运回了北京。敦煌这个美丽“公主”由此向现代世界揭开了她的神秘面纱。这是敦煌的第三次书写，书写者是冒险家、盗贼、流浪汉、牧民。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大搬移，一个至今争论不清、责任不明的故事。

从那以后，才出现了“敦煌学”，它以“文献整理”、“语言解读”、“历史研究”等种种面目出现。但是，敦煌书写的本质是艺术，因此它也以敦煌美术、敦煌歌舞、敦煌叙述甚至敦煌旅游、敦煌重建等方式出现，围绕敦煌而出现的现当代艺术活动，可以说是第四次敦煌书写。这次书写不仅是在延续敦煌文化，而且使敦煌书写进入全球化的大环境，而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是这个第四次书写潮的重要部分。

从这个历史语境中读冯玉雷的敦煌小说，或许我们能明白一些《敦煌遗书》的特殊写法，它的艺术特殊性。的确，这本小说非常奇特，叙述方式与迄今为止的汉语小说颇为不同，但是作者要处理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难题：三次敦煌书写，怎样才能在今日重新展现奇特的辉煌？

冯玉雷要写的不是一时一地的敦煌，而是波澜壮阔的敦煌艺术。要把如此繁复的内容写出来，要把三次书写糅成一个故事，小说不得不采用极为独特的写作法。现代汉语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公文化、工具化、模式化，如何在这种似乎缺乏魅力的语言中注入活力，是作者面临的大难题。《敦煌遗书》中不少看起来类似后现代文学手法——奇幻、拼贴、杂糅小说中，甚至出现了不少当代词汇“助听器”、“武斗”、“蛊惑仔”、“学术造假”、“寻宝协会”等等——作者是在提示我们，他的小说在延续发生在敦煌的书写运动。这实际上是敦煌三次书写的本来方式：第一次书写已经把西王母、湿婆、释迦牟尼、弥勒、观世音、希腊有翼天使，都会合在不止一个起源的宇宙中，把匈奴、党项、蒙古、西夏、于阗、印度、中原，混杂在一道，第二次书写已经把吐火罗文、藏文、佉卢文、西夏文，俗讲变文，中规中矩的典雅汉语，都书写在一道：人类远远不止一个肤色，一个信仰；第三次书写汇集了更远的旅人，更开阔的兴趣：敦煌之所以为敦煌，之所以成为三次书写的会合点，就是因为九流云集，四方杂会，兼容并蓄，集众为一。要写出这三次敦煌书写，冯玉雷的第四虚构方式，不得不跳出任何已知的现代小说写法，

自创一路。

这部小说最让人惊奇,也许会让某些读者费思量的是,小说把敦煌和中亚发生的一切,都看成是“裸奔”,一个延续至今的行为艺术。裸奔就是让人物脱掉外衣:无论是民族的,宗教的,语言的,武力与文化霸权的,金钱优势的种种外衣。三次书写中的神话英雄、文化英雄、民间英雄,都在这本小说中成为艺术参与者:《敦煌遗书》,就是“敦煌艺术”。

为了写出这个人神难分的世界,小说的叙述有意模糊人物与情节:小说中没有信仰的分割,种族的仇恨,霸权的戾气。艺术本来就是无功利的,如果有一点功利的考虑,人们何必冒死跋涉到沙漠中这个敦煌,用两千年时间堆集这个无用但是珍贵无比的艺术集合?斯坦因在这里寻找成就感,蒋孝琬在这里寻找知遇之恩,沙洲驼队的牧民在此寻找“精神家园”,王道士在这里寻找善捐作为修洞经费。这几个人都是历史上的有争议人物,但是小说把他们变成命定的艺术书写工具。斯坦因一生不忘的女人艾伦,父亲叫阿杜尼。一生探险的斯坦因到生命終了才悟出这一点:阿杜尼实际上是希伯来语“上帝”,他在小说最后揭开所谓的谜底:“一切都是我的行为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他创造了一个虚拟的世界。但是斯坦因已经没有力量再继续旅程:东方艺术对他最终还是一个谜,虽然他自己变成了这个谜的一部分。

小说中每个人物似乎都有一个往昔的影子:他们的前世与今生,已经被写定在敦煌:斯坦因惊奇地在一千年前匈奴骑士的脸上看到自己的眼睛;蒋孝琬在鄯善军官千年之前的告急木简上愕然看到自己的签名;王圆箎似为与阿古柏对抗的部队文书,却被黑风暴卷到敦煌;瓦尔特伪造文书,原本却来自梦境。而卷入沙洲驼队冒险的几个女子,发现自己竟然是于阗公主,早就被画在三清宫边石窟的壁画上,她们加入敦煌探险,只是为了要有“三个裸奔少女给绿洲带来希望和吉祥”。

而且,小说中的人物都像是才从《山海经》里走出来的。蒋孝琬失踪的父亲竟然名为“夸父”;民工“卡特”是个阳痿男人,靠洋药帮助才得以复原,而“卡特”是突厥语“文卷”的意思;卡特与夸父在书中渐渐合一,似乎蒋孝琬到新疆遍地来寻找的不是父亲而是遗书文卷;能翻译佉卢文的神秘人物“大夏”单独带一支测量队进入深山;大夏之弟“八荒”是雕玉世家传人;沙洲驼队主人“昆仑”是一位老驼主,他的睿智让蒋孝琬心折,几乎要认他为父;“阴无忌”是左宗棠部队低级军官,靠寻宝为生;“五蕴”是牧民,靠他的机敏把斯文·赫定从死亡沙漠带出来;“寒泥”据说发现了阿古柏的秘密金库,暴富后买官;和田知州名字叫“周易”,和田寻宝协会会长叫“杜笛”,阿不旦的天主教牧师却名叫“牢兰”。而几个女子的名为“采诗”“善爱”“百戏”;而小说中的玉币上无法破译的文字,竟然是“驼唇文”,其怪异新奇,只有在敦煌这个杂语喧哗的地方才显得自然。

作者有意忽视人物的民族和宗教特征,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都有意模糊,因为他必须写出的,不是二十世纪初的历史事实,而是重现世界之始尚无民族



之分时的神话。

为了延续敦煌书写,人物在小说中转世,再世,一再献身于这个“行为艺术”。小说中人虽然有不少男女感情纠葛,有多次欲望的绽放,却都是孤男寡女,单身众生。虽然两个女子“在同一天生下双胞胎”,似乎也是为了接替这个艺术的下一代。甚至这本小说《敦煌遗书》的名字,也在小说的故事中出现过多次,冯玉雷只不过是让小说本身——敦煌艺术本身——再次转世。敦煌的时间与空间一再被重置,但是敦煌艺术的魅力随着年月越加增长。小说气象万千,不拘绳墨,文字汪洋恣肆,场面荒诞无稽,似乎都是为了让这第四次书写,配得上先前的书写横空出世的气派。这种奇异涉险的写作法,谓之狂想亦可,谓之狂欢更佳。

是不是敦煌的第四次书写都是这样写法?不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写到敦煌,无不是一把伤心泪,捶胸指责,顿足悲愤。但是他们的实际行动呢?罗振玉在北京六国饭店看到伯希和的敦煌藏品展览,拍照编成《鸣沙山石室秘录》成为敦煌学奠基者;王国维根据斯坦因在沙漠中发掘到的木简编成《流沙坠简》;胡适在巴黎看到现存最古老之《坛经》敦煌古本,而确定南禅宗的渊源;刘半农在巴黎抄敦煌卷子辑为《敦煌掇琐》;陈垣《敦煌劫余录》,陈寅恪作序而立“敦煌学”之名。

这些人满足于在各国首都的博物馆里翻检,没有一个人亲自到敦煌来。藏经室发现后是有报告的,清政府再穷途末路,如果翰林院坚持,也不敢拒绝给一点经费;地方官员再颀顽腐败,对带着宫廷尚方宝剑的要员还是不敢怠慢。中国人民有权指责“西洋盗宝贼”,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资格;难道大家真的都必须拥挤在日本闹革命,或是在北京闹复辟,不能有几个人移贵步过来看一眼吗?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要来敦煌,怎么说也不会比玄奘当年更难吧?困难也不会比从阿富汗或吉尔吉斯过来,长途穿越沙漠的洋人更多吧?如果他们四体不勤,缺少这个体力和魄力到敦煌走一下,那么,有什么权力指责西方探险家早到一步呢?如果当时就公认他们的行为是偷盗,伯希和怎么会把赃物在六国饭店展出?如果没有这次展出,罗振玉等人怎么会明白宝库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因为敦煌文献的分散保存,今日的《敦煌文献数据库》才有可能汇总,五国合办的《国际敦煌项目(IDP)》,100000多件来自敦煌和丝绸之路上的写本、绘画、纺织品及器物的信息和图片,也才有可能在因特网上免费使用,敦煌学才成了国际显学。

敦煌的第三次书写,是各国学者通力的结果。其中有冲突,有损失,有抢劫式的巧取豪夺,有占有欲的丑恶爆发,有西方学者“全世界独大”的傲慢。但是从今天回顾,坏事也有好的一面:敦煌变成了一个世界通力合作的课题。敦煌文卷四散分开,落到全世界的博物馆和大学图书馆,几乎像当年文化在敦煌汇集一样分开了,这恐怕也是不算最糟糕的安排,至少没有毁于兵火,毁于偷盗,毁于朽烂。现在,经过全世界敦煌学界的努力,原件虽然分散,但是还在,而且经过各国学者分力苦读,现在编目详备,全景分明。



冯玉雷这本小说,基本上以斯坦因的经历为主线,他没有去纠缠斯坦因是不是帝国主义者,蒋孝琬是不是卖国贼(虽然他让语言天才蒋孝琬拒绝学英语),王道士是不是历史罪人。在作者看来,艺术才是文化的、神圣的,而历史是世俗的、暂时的。没有必要指责一件艺术行为中此人彼人的作为:历史把敦煌推到世人的注意力之中,这不是道德行为,而是艺术行为;本来,到这个荒漠中来寻找历史就是荒唐,是舍近就远,来到这里寻找艺术,才是正道,是舍意求象。于是,小说中的斯坦因一出生就在“蒸汽机”与“汽笛”之间饱受折磨:“……家人购买各种各样蒸汽机模型讨他欢喜。但适得其反,斯坦因更加恐慌,也更加忧郁。他们以为斯坦因不中意蒸汽机的呆板形式和汽笛的单调鸣响,便请人专门设计出造型新颖、奇特的蒸汽机,配备能发出几十种变奏的汽笛。很快,这种玩具在欧洲儿童中间流行,吓得斯坦因不敢出门,不敢与儿童一起玩耍,不敢睁大眼睛,也不敢让耳朵无拘无束地接受声音。”后来,历经千辛万苦,到达敦煌,斯坦因遇到极大困惑时,舍“蒸汽机”而取“芦笛”：“他折来半截芦苇,像驼工那样制作成古朴的芦笛,吹几次,竟然悠扬地响了起来。”最后,他的生命也融化在叙述中,“艾伦从来没碰过芦苇。但她擦干眼泪,想了想,找到芦管,放到嘴唇间,吹奏起来。在呜咽的、低沉而哀伤的芦笛声中,斯坦因闭上了眼睛。”

幸好,自从梁思成于1931年“亲自来到”敦煌考察建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为前辈的疏懒羞愧,他们一代代奔赴敦煌: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史苇湘、樊锦诗、席臻贯,不管人间天灾人祸,不顾生活和条件的艰难,前仆后继,与沙漠共命运,老于沙漠,有的甚至葬于沙漠,这才真正推动了敦煌的第四次书写。

当代中国人的艺术才情和献身精神,应当不让先祖;在全球化的今日,会集到敦煌宝库的人们,他们的迷醉也不让前人。文化的冲撞应当产生艺术,敦煌的历史不是步步功利伟绩,处处勋绩彪炳的历史。历史作为艺术在不断延伸,敦煌进入冯玉雷的长篇小说《敦煌遗书》在不断延伸。又一次敦煌书写重新开始,而且肯定会更加辉煌。

2009年2月,中国西部



目 录

敦煌书写

——序冯玉雷长篇小说《敦煌遗书》…………… 赵毅衡 1

| | |
|-------------------|-----|
| 0.不是走光,是跑光 | 1 |
| 1.裸奔,裸奔,裸奔 | 8 |
| 2.驼唇文玉币 | 15 |
| 3.雪峰会 | 28 |
| 4.在“中国花园”相撞 | 35 |
| 5.玄奘脚印 | 44 |
| 6.紊乱的钟声 | 51 |
| 7.十一页桦皮书 | 61 |
| 8.你是我的岸 | 74 |
| 9.水磨坊女主人 | 82 |
| 10.冰泉浴 | 91 |
| 11.我想和你一起飞 | 101 |
| 12.欢喜 | 109 |
| 13.禁果无数 | 118 |
| 14.无贼城 | 127 |
| 15.女神呼唤谁 | 135 |
| 16.错过爱 | 143 |
| 17.玉璧 | 149 |
| 18.哟,你这该杀的 | 157 |
| 19.信徒的弥撒 | 164 |



| | |
|---------------------|-----|
| 20.肉机器 | 172 |
| 21.原版文书 | 182 |
| 22.背靠雪山,奔向楼兰 | 193 |
| 23.爱可不可以施舍 | 205 |
| 24.楼兰,三间房和一只鸟 | 211 |
| 25.葫芦漂过沙海 | 219 |
| 26.“来了!来了!” | 228 |
| 27.起风 | 242 |
| 28.那琴,那门,那野骆驼 | 248 |
| 29.边关火急 | 259 |
| 30.飞翔的三危山 | 269 |
| 31.树葬 | 276 |
| 32.藏经洞 | 286 |
| 33.请办理补票手续 | 307 |
| 34.“贼道”偷渡 | 315 |
| 35.多角度重述 | 325 |
| 36.遗书鸣响 | 333 |
| 37.云,镶着金边 | 342 |
| 38.荒原编年史(摘录) | 355 |
| 39.米兰的壁画与地画 | 356 |
| 40.黑骆驼 | 365 |
| 41.《弥勒会见记》 | 373 |
| 42.隔岸观火 | 384 |
| 43.哦,乡音 | 391 |
| 44.“捉迷藏” | 400 |
| 45.不等价交换 | 409 |
| 46.步步莲花 | 419 |
| 47.何处飞来的子弹 | 428 |
| 48.艺术,抑或游戏? | 436 |

0.不是走光，是跑光

有人看见夸父与太阳在沙漠里进行裸奔比赛，有人听见成千上万只羊皮鼓呐喊助威；有人看见夸父一头栽进了约特干芦苇湖，有人听见夸父喝完湖水后不住地喊渴；有人看见夸父奔跑在沙丘与沙丘之间，有人听见各种不同类型有关裸奔的阐释；有人看见不计其数的夸父扮演者、模仿者、追随者、持不同观点者在亚欧大陆踏出了丝绸之路；有人听见清朝秀才夸父与英国考古学家戈特相撞爆发出天崩地裂的声音。

探险家、梦想家、好事者、学者、士兵及情报贩子怀着不同目的，寻找碰撞发生地。很自然，不约而同，大家想到了约特干。因为，那里的湖水曾经被夸父哧哧喝干，唐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部分文书落地后被风沙掩埋，虔诚信徒为寻找文书而滞留在印绿洲，繁衍生息，直到进入阿古柏缔造的“福王”时代。“福王”在和田掠夺玉器，而在脚印绿洲则以文书代替各种杂税。脚印绿洲还出产身上能长出文字的母羊。

例如，这只一月前成为母亲的母羊。母羊所在位置是约特干树林。她在张望。虽然没有听到撞击声、越来越远的脚步声、马蹄声、枪声、喘息声和争吵声，她还在张望，迷茫地张望，全神贯注地张望。难道，她看见什么了？野马，沙漠狼，塔里木虎，还是走散的野驼羔？

可以肯定，有个陌生影子在枯树林里蠢蠢地晃动。母羊本能地呼唤小羊羔。没有回应。也没有羊群。哦，自己被初夏鲜嫩的草诱惑着离队了。牧羊女怎么不用鞭子提醒？大概，她们到树洞里玩藏猫猫游戏去了。自己究竟怎样离群的？阳光诱惑？树林围剿？

终于，母羊回忆起来，大约几万年、几千年、几百年、几十年、几年前，昨天，反正，太阳落下之后，她踩着古老的祷歌被剃光身子；太阳出来前，她被迫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光着身子吃完写满蝌蚪字母的桦树皮。母羊很羞

涩，也很勇敢。谁要以为她作秀，那就错了。不管母羊如何表演，都达不到美丽少女采诗、善爱和娇娇裸走、裸奔、裸泳、裸睡的炒作效果，何况，把一只只有过性经验的母羊从头到尾用特制的剃刀剃光，太容易了；何况，母羊还处在哺乳期，本职工作是低头吃草，充实双乳，而不是过早地进入他们的仪式。当人们用歌声和文字喂母羊时，她以为要永远告别青草和鲜花。据说母羊到特定阶段，身上就会出现各种驼唇文字母。接着，形体也变化，直到出脱为高大健美的骆驼——这虽然是传说，但大家坚信不移。

母羊没有意识到她即将充当脚印绿洲神秘仪式中的媒介物。人们认为，她能够在人与神之间建构一座临时对话的桥梁。太阳爬上沙丘，他们就要通过桥梁向神灵咨询，为什么采诗、善爱和娇娇刚刚进入青春期就迷恋上裸奔？怎样才能使这三个不幸少女摆脱恶魔控制？

太阳没出来，要么，不情愿出来。太阳知道，当第一缕光线投进脚印绿洲，人们就会发现母羊误解神圣仪式，她一直以斋戒期的姿态凝望、思考、行走。虽然母羊从被迫进入仪式那一刻起，就全心全意地顺从着人们的意志，虽然古老哀伤的歌声梳遍全身，虽然古老的桦树皮难以下咽。

太阳还是从黑暗中钻出来了。人们应该立即把目光从太阳撤回裸羊，可是，没有。他们觉得今天太阳的颜色有些邪、妖、夸张、复杂，总而言之，不正常！

人们研究阳光时，裸羊不由自主，朝着太阳走去。自从古典英雄夸父首开裸奔先例，人们都追逐太阳，它为什么反其道而行之？难道不怕与太阳相撞？

太阳机智躲开，升上天空。裸羊发觉四周只剩下巨大的死胡杨。没有风。没有树叶裸奔。没有刀子裸奔。也没有文字裸奔。阳光射到树干上，霹雳作响。树影砍到地上，霹雳作响。裸羊自我安慰，别怕，别怕。影子冷笑着晃动。影子与胡杨树无关。目前不能证实影子来自沙漠狼还是塔里木虎。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立即转身，逃回脚印绿洲。可是，母羊太想知道陌生影子究竟是何种野兽。为什么它没有长翅膀却能在空中像鹰飞翔，像蛇游动？为什么它是镶着波纹形红边的三角形黄丝绸？为什么脚印绿洲从未有过它的传说？

阳光以枝条为笔，在黄丝绸上涂抹一道道黑影，然后又擦掉。越来越近。黄丝绸露出笔直大尾巴。哦，原来是绑在胡杨树干上的旗子。麻雀叽叽喳喳起飞，野鸽子不安地蹿上高空。凉风卷走扑棱棱的摩擦音，送来阵阵被压抑着的低沉喘息。必须逃跑，或者躲进树洞。正要行动，忽然，飞来一支箭，射中右眼。疼痛，惊愕。又一支箭射中左眼。黑暗降临之后，剧痛袭来之后，几次冲撞树身之后，母羊就被人们喧闹的阿谀奉承包围。他们集体赞美元浩的箭法神奇。元浩说如果用枪，可以打对眼穿。人群掀起新一轮吹捧。鲜血从母羊眼角流出，进到嘴里。元浩说要请大家吃烤全羊。王圆箎建议给母羊取名叫斯坦因，把他当羊烤吃。元浩哈哈大笑。笑声砸得母羊忍不住撒尿。她想憋住。雪亮的尿液我行我素，一股一股地喷射。人群沉寂。母羊觉得众

人在欣赏，也有贪婪目光抚摸粉红色乳头。她面红耳赤。

元浩高声说，这是我们穿行沙漠以来碰见的第一位美女，谁要入洞房？

母羊羞愧得想自杀。好在无人响应。

元浩宣布，任务完成后，把脚印绿洲所有年轻妇女分配给弟兄们！在这之前，谁奸树、奸手、奸羊、奸沙丘、奸芦苇、奸月亮、奸星星、奸天空，当即就把那话儿连同两颗明珠一起摘掉！然后，活剥，就像这只母羊即将经历的——不！像活剥“斯坦因”！

人群刮起狂笑。母羊不知所措。元浩抓住两支箭，猛地一拔，母羊眼球暴露于空中。眼球看见母羊在颤栗。接着，眼球通过黑暗管道，滑入肚腹。元浩快活地说我要活剥“斯坦因”！他把旗子交给王圆箐，然后用双腿把母羊控制在胯下。活剥始于嘴唇，终于尾巴，羊皮完整剥离，被鞣皮匠寒泥炮制后披到树干上时，元浩第一批汗珠才抖落地面。母羊肉嘟嘟、血淋淋的身体倒挂胡杨干上。母羊心脏仍然坚持跳动，微弱气息还在游行。柴火点燃。火苗舔着母羊光滑的身躯，滋滋作响。士兵迫不及待，从靴子里抽出匕首，割下羊肉，送进嘴里，浮躁地咀嚼，强行下咽。鲜肉使他们激奋。元浩边割肉边说，斯坦因胆敢到脚印绿洲裸奔，我就这样活剥他，把皮囊还给他的主人福赛斯。哼！哼哼！

士兵们忙于抢肉，胡乱应承。母羊在千刀万剐中奄奄一息。母羊没有力气将元浩、王圆箐和士兵七嘴八舌提供的信息按照逻辑关系重新整合。还是让冷眼旁观的羊皮告诉相关事件吧：1874年，英国福赛斯代表团访问新疆南部地区。福赛斯请求阿古柏允许代表团成员斯坦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自由裸奔，最后抵达沙漠迷村脚印绿洲。作为交换条件，英国为他提供一批精良武器，以对付日益逼近的左宗棠西征军。阿古柏欣然同意，并提出斯坦因裸奔行为必须冠以“哲德沙尔国”名称，就是说，斯坦因所到之处，都自然成为阿古柏扩展的领地。福赛斯不同意，因为，此举会引起俄国人激烈抗议。正在那时，左宗棠一位著名幕僚在西征军誓师仪式上突然裸奔，据说目标直指喀什。而且，左宗棠还策划率军出关、抬棺前进的行为艺术。阿古柏胆战心惊，取消附加条件。斯坦因突然对裸奔丧失兴趣——国际社会目光都聚焦左宗棠，如果自己不识时务，强行克隆裸奔，只能让欧洲行为艺术家嘲笑。代表团副团长戈特斥责斯坦因临场退缩，让英国蒙羞。斯坦因说我是匈牙利人，根本不在乎英国荣誉。戈特愤怒地声称要控告他。斯坦因说我还是未成年学生。悲愤绝望的戈特不得不宣布，要以斯坦因的名义将裸奔计划进行到底。阿古柏在喀什举行规模盛大的开奔仪式。之后，斯坦因随同福赛斯代表团与阿古柏运输武器的驼队向印度进发，戈特则在人群的祈祷声中赤身裸体跑进沙漠。俄国由激烈反对变为积极支持，而且，他们与英国通力合作，把戈特的裸奔行为扩大、扩大、再扩大，扩大到全新疆，煽动各种信仰的人参加进来，不分男女老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进行旷日持久的集体裸奔、裸走、

裸站。说穿了，就是要组成血肉防线，抵御西征军。戈特裸奔三年，人们却不认同他的行为艺术，更不追随，都称他为“疯子”。据说，戈特灰心丧气，退隐脚印绿洲，要做一名普通牧民。也有消息说，他在酝酿新的、能够让所有脚印绿洲居民都发狂的艺术行为。外界都在密切关注。

羊皮无法再讲——身体被耷拉的旗子遮盖，极不舒服。以前，王圆箎看见羊肉就痉挛，此刻，在约特干枯树林里，在众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刺激下，忽然产生无法遏制的食欲。他忘记神圣任务，将旗杆靠到树上，用手去撕羊肉。士兵愣住。元浩瞪圆眼睛。王圆箎忘情地咀嚼。元浩抬起脚，狠狠一踢。王圆箎面部愉快的表情立即发生质变，他夹紧双腿，弓下身，痛苦呻吟。元浩骂道：馋狼，旗子被偷掉，就把你烤熟吃！发什么呆，还不快过去看守旗杆？

王圆箎想模仿螃蟹走路，下身疼痛难忍，他只好爬过去，坐在地上，把旗杆放在两腿中间，抱紧。剧烈疼痛一浪超过一浪。他暗骂：挨刀子的元浩，偏往要害处踢！

一阵风，旗子激动而骄傲地飘扬。半年前，旗子代表清廷权威，到达元浩手里，使他的身份由沙漠劫匪置换为朝廷任命的军屯将领，有了旗子，他可以招兵买马，征收税费，决定很多人的生死命运。军屯区被划定在新疆南部和田地区的约特干森林。元浩虽然有丰富沙漠生存经验，还是从哈密招聘和田人卡特当向导。至于王圆箎，抓阄中得到。元浩并不埋怨手气太差。当时，他紧紧盯着写有蒋孝琬名字的纸蛋，并且抢先挑出。展开桑皮纸，名字却是“王圆箎”。他眼巴巴地看着“蒋孝琬”被莎车军屯区将领抓走。抓不到“蒋孝琬”“周易”或“饕餮”也行，偏偏是看不起的“王圆箎”！王圆箎身材瘦小，唯唯诺诺，不擅长打仗，也没读过多少书，他的名字出现在纸蛋里纯属恶作剧，很明显，那些家伙借机排挤他。王圆箎说宁可出家当道士也不当师爷。元浩火了，一把揪住他的小尾巴。王圆箎脸憋得通红，两只手臂如同被宰杀的鸡翅膀，无力地扇动。他连声喊我愿当师爷，愿当师爷！

元浩松开手，把旗子交给王圆箎：拿好！在随行人员中，你最没有胆量逃跑，所以，我相信你，哈哈！

现在，不知谁说句什么话，元浩又那样刺耳地狂笑着。

母羊几乎只剩下骨架。寒泥惊叫起来：天哪，“斯坦因”的心还在跳！

元浩说：取出来，我生吃。

王圆箎扭过头，闭上眼睛。元浩干脆利落的咀嚼声像抽打的皮鞭。他腾不出手捂耳朵。脑袋里塞满咀嚼声。终于，挨到咀嚼结束，他松了一口气。

寒泥又喊叫起来：哟，玉骆驼！“斯坦因”肚里竟然藏着玉骆驼！

王圆箎转过头。寒泥用衣襟把一件玉雕擦亮，递给元浩。士兵们围过去观看。寒泥悄然退出人群，走到王圆箎跟前，说你也过去瞧瞧，是正宗的和田羊脂玉！我替你守护旗子。王圆箎快乐地凑过去。大家激烈讨论玉骆驼是

天然形成还是人为藏进母羊肚？它是否就是英国、俄国和阿古柏之间多年来寻求的神物？斯坦因以及戈特扮演的斯坦因钟情于沙漠遗村是否与这种羊有关？

与群狼撕食猎物相反，问题越扯越多。天黑了。火熄了。旗子和寒泥都不见了。王圆箎大惊失色，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元浩跟前，双手捂紧前裆，哀求说您先别踢，我把旗子找回来。

元浩冷笑说：玉骆驼在我手里，这是清朝皇帝赐赠给我的官印，对不对？……对！士兵反应过来后，齐声喊。

元浩没有踢王圆箎下身，也没责怪。王圆箎感激涕零，按照吩咐把羊皮卷起，小心翼翼带到约特干古城遗址。元浩巡视几趟，停在一座院墙完好的废弃寺庙外面。院子很大，四周还矗立着许多枯死的胡杨树。元浩说很好，就在这里。他让王圆箎把羊皮打开，固定在寺院正门边。寒泥的鞣皮技术真好，逃跑前，他变戏法般地把羊皮变成了羊皮纸。王圆箎想，要是元浩让在羊皮纸上书写文告，就胡编，反正这里没有人认识华文。元浩却派他前往脚印绿洲，通知所有居民，到约特干寺院观赏玉骆驼，同时，领取粮食，来者人人有份。

第二天，太阳刚从沙丘上冒花，就有穿着节日盛装的人陆陆续续朝寺院走来。他们签到——用朱砂在羊皮纸上画一个奇怪的蝌蚪符号，然后进寺院，双手合十，对着玉骆驼默默念诵祷词。就这样，他们进入虔诚。元浩抬头望望胡杨树，枪头已经露出来，指向寺院。院子容纳三百人，还显得那么宽敞。一群乌鸦在天空盘旋。可能要变天，元浩咕哝一句，问头人：脚印绿洲的民众全到了吗？头人说采诗、善爱和娇娇三个女子没来。元浩还想问斯坦因来了没有，乌鸦群却形成一片黑云，笼罩在院子周围，它们激烈地争论什么，不可开交。元浩只好把问题转换为“要起沙尘暴风吗？”头人说附近可能有狼在吃羊。说完融进民众。头人与其他男人一样：白布头巾，络腮胡子，雕刻着皱纹的脸。也许，在眼前一晃而过的某张脸就属于斯坦因，也许，他在象征性地微笑、弯腰、问候时还在策划张扬阿古柏政治野心的行为艺术。哼，裸奔，艺术，统统去见鬼吧！这里没有斯坦因，也没有英国人，只有受阿古柏蛊惑造反的脚印绿洲暴民……

元浩回头望一眼师爷，说开始吧。

王圆箎迅速爬到一棵胡杨树上，高声朗诵：

我是骄傲的女人，
有硕大乳房，
谁要娶了我。
就喂饱他，
和他的孩子！

枪声密密麻麻，响了。沉浸在虔诚中的民众以为是鞭炮，继续祈祷。一粒一粒子弹准确无误地终止祈祷。女人惊叫着扑向孩子，像“老鹰捉鸡”游戏那样。很多这样的姿势被定格在地面上。男人张开双臂，要把鞭炮声全部揽进胸怀。他们仰面朝天，向后倒下。花花绿绿的孩子假装惊慌失措。没有奔跑，没有叫喊，没有喧闹。王圆箎拷问自己，这是屠杀吗？元浩在上任前为什么要举行屠杀仪式？

元浩盯着写满蝌蚪字母的羊皮纸，鼻翼兴奋地扇动，呼吸弥漫在空气里的血腥和硝烟。枪声沉寂，他还尽情享受剿杀成功的喜悦。蝌蚪字母仍在裸奔，书写它们的主人却正变成僵尸。斯坦因和代表他的蝌蚪字母应该有同样命运。寒浞偷走了旗子，但他不敢明目张胆地占据某片沙漠绿洲。不错，有旗子就等于有一切，可是，他没有枪，没有士兵，旗子在他手里等于零。

元浩穿上发现于约特干树洞的古代鱼皮铠甲，一手持枪，一手持笔，走进院子。

男女老少的尸体排成十四行，每个尸体都像蝌蚪字母。

如此整齐？血肉模糊的状况怎么没有出现？

元浩恼怒地抬头看院墙外面的胡杨树。枪杆跑光了。埋伏的士兵也跑光了。咋回事？难道寒浞、王圆箎和士兵一起忽悠？谁策划了这场游戏？玉骆驼？对，就是它。玉骆驼一直在走光——不，是跑光。光的裸奔改变作品构成。自己从导演变成演员。

突然，“字母”像蝌蚪样摆动身子，站起来。元浩以前看见的字都躺在纸上。现在，这些“蝌蚪字母”不但直立，还围拢过来，并且不断发问：“这个表演怎么样？”

“……你们，没有死？”

“作为一次行为艺术中的元素，我们都死了；作为生命个体，我们活着。”

之后，元浩同“蝌蚪字母”对话中得知，他们在坚守玄奘脚印的过程中形成了信仰；有信仰的人艺术素养都非同寻常。元浩却固执地认为自己已经被谋杀，而“蝌蚪字母”还活着。他希望这个论断得到证实，可是，“蝌蚪字母”说很多沙漠绿洲随着河流的改道、沙尘暴的袭击、裸奔者的经过不断消失，又不断产生。脚印绿洲是一个例外，因为玄奘当年从印度带来的佛祖脚印使流沙停止运动。元浩说，我要到你们的绿洲看脚印。“蝌蚪字母”说来吧，看吧。“蝌蚪字母”走在前面，元浩紧跟其后。前面和后面逐渐拉开距离。元浩看见前面的沙丘像蝌蚪字母那样，排成十四行。

接着，元浩发现钉在墙上、书写过蝌蚪字母的羊皮纸失踪了——卡特在黑风暴的掩护下偷走它，然后流窜到和田，请人制作皮鞋。鞋匠正要裁剪，被前来办公事的名誉师爷蒋孝琬撞见，收购，送给莎车知县。两年后，新疆建省，羊皮纸随着莎车知县任职喀什，同师爷贾船一道被赠送给“中国花园”

主人马继业。

埋伏在胡杨树里的士兵失踪了——卡特复原成牧羊人。后来，他以向导身份出现在斯坦因探险队；阴无忌奔波于湖南、甘肃、新疆之间，当了经纪人；瓦尔特改行当了寻宝人、贩羊人。其余十名士兵杳无音信，不过，他们的结局无非就这么几种：被沙尘窒息后风干成木乃伊；跟上驼队走四方；到某个绿洲改名换姓，娶女人，生娃娃。

枪支失踪了——据说游脚僧牢兰从胡杨树洞发现，并且熔入铜铃；

从元浩身上分裂出的拉孜也失踪了——激情的枪声催生分裂。本身元浩阅读羊皮书，分身拉孜以为枪支要把他介绍给本身、王圆箎、士兵、人民、树木、骆驼刺，欣喜若狂地伴随子弹的呼啸裸舞。黑风暴却在他眼前拉上了一道灰黄色帷幕。拉孜裸舞只能呈现给被沙漠淹没后的约特干废城观赏。他要回归本身，别人却把他定位成寻宝人。他猎杀野骆驼，被定位成猎驼人。他杀人，又被定位成刺客。没完没了。

发出号令的王圆箎也神秘失踪——他被枪声和眼前的幻像吓得晕头转向，突然降临的黑风暴将他卷起，与沙子、树枝、金币一起抛到古城墙、烽火台、雅丹、干河床等各处，几年后才降落到阳关以东的一处道观，不久，入住敦煌莫高窟，被非出家人、非居士、非信徒、非逃犯杨大桶收留，后来，他因为会念汉经而升任下寺住持。

这些都是黑风暴的作品。可是，为什么没有感知？如果说玉骆驼、士兵、枪支、子弹、王圆箎、羊皮纸乃至掩体胡杨树都被利益、欲望划分为多个空间，那么，黑风暴创作时他们都成为一个平面上的元素！自己被黑风暴制造成孤魂野鬼。虽然如此，还要将谋杀进行到底。谋杀范围扩大到脚印绿洲之外、约特干枯树林之外、和田之外、葱岭和玉门关之外！

元浩坚信，欧洲的著名裸奔艺术家斯坦因就隐藏在这群“蝌蚪字母”中。